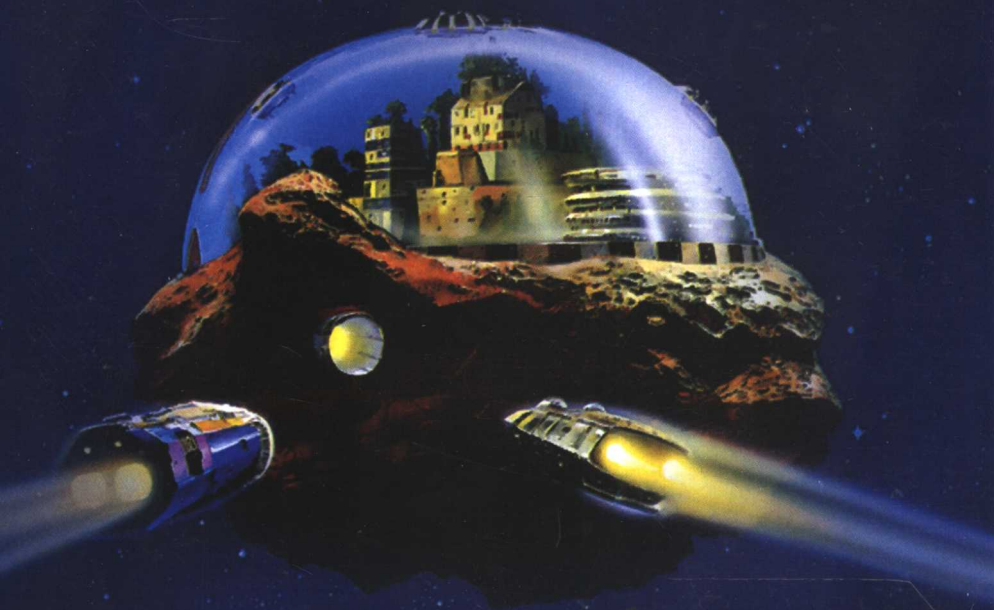


SHI JIE KE XUE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下

[美] 肯·沃顿等著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飞行路线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飞行路线

[美] 肯·沃顿等 著

李丽琼 主编

(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在天堂	布鲁斯·斯特林 (1)
缓慢的生命	迈克尔·斯万威克 (14)
背包里的诗	埃莉诺·阿纳森 (41)
“剑鱼座”纪事	杰弗里·A·兰迪斯 (63)
腔棘鱼	罗伯特·里德 (77)
飞行路线	肯·沃顿 (106)
鞋子	罗伯特·谢克里 (128)
钻石测试机	查尔斯·什菲尔德 (136)
安莎星球上的季节	厄秀拉·K·勒奎恩 (140)
写给艾·易·范·沃格特的几句好话	理查德·奇维迪克 (157)

下 册

光晕	查尔斯·斯特罗斯 (161)
我看见了光	泰瑞·比森 (201)
美术馆里漫长的一天	艾丽克斯·M·黛拉莫尼卡 (220)
猫女	保罗·狄·费利普 (239)
诸灵之名	J·R·邓恩 (275)
奶奶	卡罗尔·埃姆什威勒 (302)
沙漠之旅	尼尔·阿舍 (310)





光 晕

查尔斯·斯特罗斯

查尔斯·斯特罗斯住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市。作为一个彻头彻尾承袭布鲁斯·斯特林风格的科幻小说作家，他足智多谋、精力充沛，有时好像是嘶嘶作响的水管，或是充满闪电和阵阵火花的大功率电缆。他跟伊艾恩·爱木·班克斯和肯·麦里欧德同属于一个社交圈，他们三人被称做（这样说并非完全不公平）复兴科幻小说的苏格兰人。在过去的四年中，斯特罗斯一直在《科幻小说系列》和《中间地带》上发表作品。最近他的作品发表在《阿西莫夫》上，2001年出版的小说《龙虾》在文学界大获成功。到了2001年在圣何塞举行世界科幻小说大会时，科幻小说界人士早就盼望着与斯特罗斯见面了。他的小说集《干杯》（2002）应读者的要求于去年再版。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将于2003年问世。

《光晕》是过去两年中刊登在《阿西莫夫》上的以第一人称现在时态写成的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展品之一：曼弗莱德·麦克斯系列故事。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了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经济的革命后，生物学领域也发生着革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十几岁的少女——安泊儿，她是曼弗莱德的超能女儿，是个合成人。她的母亲是个控制狂，安泊儿拼命想挣脱她的束缚，并离开她的猫。然而，要想获得自由，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太空更好呢？



带着漩涡的巨大云团在飞船的推动器下方形成了橙色、褐色和暗灰色的涟漪，慢慢地与木星渐渐膨胀的地平线交织在一起。桑格号正在向木星靠近，它位于致命的大气磁场深处；静电沿着排气管闪烁不停，在深紫色的尾气周围形成弧光，这些尾气正从飞船发动机的磁性反射镜中涌出。等离子火箭被加速至最大限度的质量流量，它的特有冲量几乎和裂变式火箭一样低，但是当整个火箭因重力而使机械辅助装置的控制装置而发出嘎吱声时，它就会以最大限度的冲量冲出来抵抗重力。一小时后，动力将渐渐消失，在退回到木卫五的运行轨道之前，这个装着孤儿的飞船将被抛向木卫三。木卫五是木星的第四颗卫星，为蛛网环提供大部分的资源。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坐飞船成功到达木星子系统的灵长类动物，但这是最早的完全私人的冒险行为之一。

安泊儿，连同大约一半醒着的旅客一起，在公共休息室里入迷地看着外面。这间休息室位于飞船中央，是个带轴的双船体长圆筒，乘客大部分的液态供应水都贮存在它的墙壁管中。最远处的屏幕上正在放映实时立体场景，那是一颗行星在他们的下方转动：事实上，在他们和木星磁场里残留粒子之间，有着数不清的气团。“我可以去那儿游泳，”莉莉叹息道，“想想吧，跳到那海里……”窗户上出现了她的虚拟化身，踏着冲浪板沿着数千公里的真空划下去。

“很好的风吹性皮肤症病例呀。”有人嘲笑道：是加斯。突然，莉莉的虚拟化身，刚才还一直穿着闪闪发光的金属游泳衣，一下子变成了烤肉的纹理，并摆动着香肠做成的手指警告他们。

“但愿你爬进来的窗户和你一样！”突然，窗外虚拟的真空里出现了许多身体，大多数是人，在模拟搏斗中扭曲、挣扎、变形，一半的孩子投入到这场虚拟的死亡竞赛中：它是面对强烈恐惧时的反应，害怕在孤儿院薄薄的围墙外会像莉莉的化身一样



被，烘烤。

安泊儿回到书写板跟前：她正在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表格，在探险队开始工作之前，做这个计划很有必要。那些非常熟悉的事实和数字挤在她的周围：木星重 1.9×10^{27} 公斤，有二十九个木卫星，大约二十万较小的天体、岩石块和围绕在周围的碎片——比光环的碎片还大，因为木星像土星一样有光环，虽然不是那么显眼。为完成这工作，安泊儿共使用了六个主要国家的人造卫星平台，另外还有二百一十七个微探针和一些私人娱乐平台。人类的第一个探险队是在六年前由欧洲航天局的工作室组织起来的，接下来是几个鲁莽的采矿者，还有一辆通用商业大巴，在木星的子系统到处都撒上了兆微探针，约有五十万个。现在桑格号已经到了，与它一道还有三个装着猴子的飞船，一个来自火星，另两个来自狮子座。看上去好像殖民地将被推翻，只是关于如何处理木星的主体，至少有四个相互排斥的伟大计划。

“嘿，安泊儿，你在干什么？”有人碰碰她。

“做作业。”她睁开双眼，回答道。原来是苏昂。“你看，我们要去木卫五，是不是？但我们在雷诺归档账目，所以必须做这些书面工作。是莫尼卡让我帮忙的，真荒唐。”

苏昂弯下身子念道：“环境保护机构？”

“是的。《环境影响前瞻性分析评估》204.6b，第二页。他们想让我‘列出每五公里采矿范围内的水域。如果在水层以下挖掘，以每500米为间隔，列出每一处在挖掘深度以内的水源、水库和溪流，直到岩层流向的下游十公里为最大距离。每一水域，都要统计出濒危的生物或对列出的物种进行详细分类，如：鸟、鱼、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无脊椎动物，或者十公里以内生长的植物……’”

“关于木星上的矿井？那些离木星有十八万公里远的轨道没有大气，在这表面上你们又能从哪儿不出半小时就得到完整的十



格雷辐射剂量呢？”苏昂摇了摇头，咯咯地笑了起来。安泊儿朝上一看。

在她前面的墙上，尼奇，再不就是的里斯——贴了一张她自己的虚拟化身正在交互式格斗的漫画。她被一只巨大的耷拉着耳朵的卡通狗从后面拥抱着……这只狗正在兴奋地唱着在解剖学上不可能实现的建议，同时挑逗性地爱抚着自己。“他妈的！”回过神儿来的安泊儿很震惊、也很生气，她放下手边的工作，往屏幕上扔了一个新的虚拟化身，这是她昨晚梦境中的行动者，叫刺败客，它一点儿都不友好。刺败客劈开狗的脑袋，顺着它的气管撒尿，在解剖学上，这倒是人的正常行为。同时，安泊儿四处张望，想弄清楚在周围那些大笑的傻孩子和麻木的讨厌鬼中，是哪一个送给她这样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孩子们！放松一下。”她巡视一周：弗兰克林家的一个人（这是二十岁左右、黑皮肤的女孩）正向他们皱着眉头。“我们就不能让你不跟别人打仗，单独过上一小会？”安泊儿板着脸说：“这不是打架：这是有效的交换意见。”

“哈！”弗兰克林在半空中向后倾斜，抱着双臂。一副目空一切的表情交织在她和他们的脸上。“以前就听说过这个回答。不管怎样……”她跟他们做个手势，屏幕上没有图像了。“我有消息要告诉你们这些讨厌的小家伙。我们确认了一个声明！我们一旦关闭驱动器，经过律师整理完所有的书面工作，工厂就开始工作了。现在，我们赚维修费的机会来了……”

安泊儿正在回想以前，那是沿着她的时间线退回三年。在重放的镜头中，她身处西部的一座低矮的错层平房里。她妈妈正在查证一个废弃不用的加工线企业的账目，这个企业为五角大楼工程碾碎废弃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而这些工程已经不再风光了。她妈妈俯下身子，冲着她喊道：“你得去上学，这没什么好商量的！”那身黑色西服和年长妇女戴的耳环使她看上去阴险而俗气。



安泊儿的妈妈长得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而且头脑冷静，是美国国税局的高产猎手之一，借此获得奖金——她只要对那些成年的执行总裁们眨眨眼睛，就能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安泊儿呢？长着淡黄色头发，一个年仅八岁身份混合的冒失鬼儿，由于不成熟和冲动使她尚未具备有效的抵抗能力。过了几秒钟，她提出了一个相当无力的抗议：“我不想去！”她的一个行为守护神悄悄地对她说这不是应该采取的方法，于是她改口道：“妈妈，他们会打我的。因为我跟别人太不一样了。还有，我知道你想让我适应同龄人的生活，但那不是半边电路要起的作用吗？我在家里就能够相当地合群。”

妈妈的举动出乎意料：她跪了下来，使自己能够和安泊儿面对面地相互平视。他们是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墙上贴满了四十年代怀旧式样的褐色灯心绒和橙色螺旋花纹呢做的壁纸，“听我说，宝贝。”妈妈的声音带点喘息，情绪中充满了暗流，就像她去办公室时经常洒上法国香水来掩盖当事人带着顾虑的嗅觉。“我知道那是你爸爸写信告诉你的，但那不是真的。你需要伙伴，肉体的伙伴，跟你同龄的孩子做伴。你是正常的孩子，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怪物，就连你的头骨都是正常的。像你这样的正常孩子都需要伙伴，否则长大以后会变得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我想让你快乐地成长，但如果你不学会跟同龄的孩子相处，你就不会快乐成长的。安泊儿，你不是什么电子人怪物。但是要变得健康，你就必须去上学，建立一种智能的免疫系统，它可以保护我们，使我们更强壮，对吗？”

这是纯粹的道德勒索，像玻璃那样透明，像地狱一般善于操纵，但是安泊儿的躯体逻辑系统用一个相当情绪化的精灵模仿着她一旦上钩后可能遭受的体罚。妈妈变得焦躁起来，鼻孔有些外张，呼吸速度加快，可以清楚地看见脸上血管的舒张。安泊儿——这个头骨和它所支持的分布式介质皮层的结合体，在八岁时



足够成熟了，能够模仿、预见，并避免体罚。但思想和体力的不成熟都使她在与成年人对抗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她叹了口气，接着撅起了小嘴儿，这是让妈妈知道虽然她仍然很不情愿：但最终会服从。“好吧。既然你这样说了。”

妈妈站了起来，目光投向远方——也许是在告诉萨杜恩加热引擎并打开车库的大门。“我是这样说了，傻丫头。去穿上鞋，我下班回来时去接你，然后我请客。今晚我们一起去一个新教堂吃饭。”妈妈笑了，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丝毫的笑意。“现在你是个听话的小姑娘，对吗？”

教长正在一座陀螺形的清真寺做祷告。

他的清真寺不是很大，集会只有一个人：整个一万七千二百八十秒的时间都是他自己在做礼拜。他也撒网寻找其他祈祷者，但是在横穿木星的太空，没有其他信徒来回应他的召唤。祈祷间歇时，他在维持生命的危急关头和学识之间转移着注意力。作为穆罕默德言行录和知识为本体制的学生，萨德克在一项工程中和其他的学者合作，这些学者正在建立一种修订的伊斯兰人众所周知的协议，为从一个新角度探索伊斯兰教法学的实质提供基础。如果在跟外星人交流方面出现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突破，那么这是一个他们非常需要的基础。他们的目标是回答那些伤脑筋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意识加速的年代使伊斯兰教苦恼。作为他们在木星运转轨道的代表，这些问题沉重地落在了萨德克的肩上。

萨德克身材纤细，一头黑色的短发，脸上永远是疲倦的表情。跟那些身为孤儿的工作人员不同，他有自己的飞船。他的飞船最初是对神州—B 太空舱的模仿，船尾固定着一个中国式的 921 太空站模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笨拙的外观——发光的铝蜻蜓跟可乐罐紧密配合——鼻子上捆着一个轮廓古怪的 M2P2 分离舱。M2P2 分离舱是个等离子帆，通过“大字”号的其中一个波浪防护装置使飞船在轨道里稳定。它四个月之后就把萨德克



和他狭窄的太空站拽到了木星上，在太阳风里冲浪。他的出现对于乌玛（全体伊斯兰信徒的社团）来说或许是胜利，但是却让他感到相当孤独。当他把小型望远镜朝桑格号的方向转动时，深深地被它的巨大和坚定的外表打动了。桑格号出众的外形显示出西方金融手段的效率，半自动化的投资信贷，加上可变的商业周期记账草案，使探索商用太空的发展成为可能。穆罕默德在祝他平安，同时也声讨暴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会给他时间，来看看这些用金钱组成的发动机在《大红斑》（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上证明自身的力量。

做完祈祷后，萨德克在垫子上又花了宝贵的几分钟。他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冥想很辛苦。默默地跪着，你会察觉到通风扇的嗡嗡声，旧袜子和汗液的气味，还有电子氧气发电机发出的臭氧的金属气味。在这个第三手的太空船里接近上帝很难，因为这是一个用旧的东西，从傲慢的俄国传到野心勃勃的中国、最后传给库姆虔诚的托管人，他们一旦使用它，就会超乎任何异教国家的想像。他们把这个小玩具似的太空站推得很远。但是谁又会问，人类住在这儿，住在这个轨道里，环绕着一个肿胀的外国巨人般的行星，真的是上帝的意图吗？

萨德克摇摇头，叹了口气，他卷起垫子，把它放在仅有的那个舷窗旁边。一阵强烈的思乡情绪向他袭来，他想起了在炎热、满是灰尘的雅斯德度过的童年，想起了在库姆的学生岁月。他企图镇静下来，于是环视四周，目光搜寻着太空站，它就像自己的家那样熟悉。他的家在一座混凝土公寓的第四层，在那儿，他的父母——一个小汽车司机和他的妻子——把他抚养成大。太空站的内部有一辆校车那么大，每个表层都是乱七八糟的储藏区，仪表控制台、一层又一层裸露的导管。在总是给他找麻烦的换热器附近，几滴防冻剂像搁浅的海蜇一样抖动着。萨德克一脚踢开专门用来接水的塑料瓶，捡起工具包，并让他的一个机器替身给他



找到维修记录的相关章节：该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漏缝了。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认真探测之后，他会吃饭（冻干的炖羊肉，配扁豆和煮熟的大米饭，再喝上一杯浓茶，把它们咽下去），然后，坐下来预习下一个飞越机动次序。也许，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不会再有什么系统发出警报。这样，在傍晚和最后的祈祷之间，他就可以用一两个小时进行研究。或许在后天，甚至有机会放松几个小时，看一场老电影：也许是阿波罗十三号，那些老电影太吸引人了，因为它们对外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洞察力。作为在飞船上的惟一船员，在太空执行一项为期很长的任务，这并不容易。而对萨德克来说，就更困难。没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跟地球的通讯滞后仅单向就需要半个多小时。而且，据他所知，自己是五亿公里距离之内的惟一的信徒。

安泊儿拨了一个伦敦的号码后等着，直到有人接电话。她认识电话小屏幕上的那个陌生女人：妈妈叫她“你爸爸的花哨婊子”时，笑得很奇怪、很不自然。（就是那一次，安泊儿问什么是花哨婊子，妈妈打了她，但并没有使劲，只是警告她一下。）“我爸爸在吗？”

陌生女人看上去有点困惑。（她的头发像妈妈的一样，也是金色的，但是很明显，这个颜色来自漂白瓶，头发剪得真短，像男人似的。）“啊，是的。”她勉强地笑了。“对不起，你用的电话可以随便打吗？你想跟他说话吗？”

话几乎是冲口而出：“我想见他。”安泊儿紧紧地抓住电话，好像她抓的是个救生圈。它是一部便宜、可随意使用的电话，看上去像一个装谷类食品的包裹。她握着电话的手出汗了，弄得薄纸板变得软乎乎的。“妈妈不让我打电话，俄奈蒂阿姨……”

“嘘。”俄奈蒂笑了，她跟安泊儿的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比她妈妈多一倍。“你能保证，这个电话你妈妈不知道？”

安泊儿四处看了看。厕所里只有她一个孩子，因为现在还不到



休息时间，她对老师撒谎说她已经憋不住了。“我能保证，P20 加撒谎机置信因素大于 0.9。”她脑子里的贝叶斯定理告诉她，自己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推断，因为妈妈以前从未发现她使用违法的电话，但是，豁出去了。如果爸爸不知道，就不会陷入麻烦，是不是？

“很好。”俄奈蒂向旁边扫了一眼。“迈内，你的电话。”

爸爸出现在屏幕上。她能看见他的整个脸，他看上去比上一次见面时还要年轻，他一定已经不用那些笨拙的旧眼镜了。“安泊儿，你好！你在哪儿呢？你妈妈知道你在给我打电话吗？”他看上去有点儿担心。

“她不知道，”她很有把握地说，“电话是装在格雷厄姆家的一个盒子里的。”

“听着宝贝，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在你妈妈能发现的地方给我打电话。否则，她会让她律师带着翼型螺钉和滚烫的钳子来找我的，因为她会说是我让你打的电话。明白吗？”

“我明白，爸爸。”她叹了口气，“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吗？”

“嗯。”他好像惊奇了片刻，然后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安泊儿喜欢爸爸，因为跟爸爸说话时，大多数时候，他对她的态度都很认真。不得不借用同学的电话或者穿过妈妈的防火墙是该死的讨厌事儿。因为她仅仅是个孩子，她本应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爸爸却不这样认为。“说吧。你心里觉得憋得慌吗？总之，一切都怎么样？”

她不得不长话短说：电话费已经支付了，国际联运运价表很恶心，通话随时会被切断。“爸爸，我想出去。我是认真的。妈妈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她总是拉着我去教堂，昨天，她谈到我的学期考试，还对我大发脾气。她想让我回学校，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能做她想让我做的事；我不是她的小女孩！每次我为自己找理由时，她都试图阻止我，这使我的头受到损害，我甚至连事情都想不明白了！”安泊儿知道自己哭了，这让她很吃惊。



“带我离开这吧！”

爸爸的图像摇晃着，镜头被摇动着，安泊儿看见俄奈蒂阿姨一副焦虑的表情。“你知道，你爸爸，他什么都做不了吗？那些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会把他盯得紧紧的。”

安泊儿抽噎着问道：“那么，你能帮帮我吗？”

“我会看看我能做什么。”父亲的花哨婊子答应着，这时，电话中断了。

一个工具包从桑格号的无人驾驭弹射仓脱落，朝着下方离这儿有五十公里远马铃薯形状的岩石飞去。对于一个狂热的宇宙学家来说，木星在太空的背景上，就像是精心装饰的、巨大而突出的印象主义风格的壁纸，这个宇宙学家就是皮埃尔，他咬着下唇，正在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船。

安泊儿，穿着一件黑色睡袍，像一只巨型蝙蝠似的在皮埃尔的头上盘旋，享受着舒适内衣带给她的自由。她俯视着皮埃尔像碗一样扣在脑袋上的头发，瘦长而结实的胳膊支配着观察桌的两旁，安泊儿在盘算接下来该让他做什么。做一天苦工是很有趣的经历，会很悠闲。桑格号上的生活很紧张，谁都不会有很多松弛的时间（至少在建立起这个大实验室和高带宽的碟型卫星天线对准地球以前还没有）。为了完成一项由赞助人关键路径计划组制订的非常庞大复杂的计划，他们集中精力，几乎没有空闲的机会。探险队依靠不知羞耻的剥削童工（他们所用的消费品要比成年人少）让孩子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是想为将来建立一个初步的立脚点。（当他们长大些，有充分的选择权时，他们都会变得富有——可这并没能挡住家里的骇人听闻的宣传。）对安泊儿来说，让别人为自己工作，这个机会很新鲜，所以哪怕只有一分钟，她也不愿意浪费。

“嘿，奴隶，”她懒散地打着招呼，“你好吗？”

皮埃尔以轻蔑的口吻回答说：“还不错。”安泊儿注意到他不



肯向上看看她。他十三岁了：难道这还不是被女孩儿困扰的年龄吗？他精力高度集中，神情从容而又紧张，安泊儿启动探针悄悄地沿着他外部的边界探测着：他好像对此没有察觉，但是探针弹了回来，没能够冲破他的精神防卫。“稳速行驶，”他说，接着就不说话了，因为两吨重的金属，陶器和金刚石相位平衡器正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巴尼冲过去。“别推我，有三秒钟的延迟，我不想带着它进入控制回路的反馈。”

“我想推就推，奴隶。”她冲着他伸了伸舌头。

“那如果你想让我停下来呢？”他问道。他看着她，表情很严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吗？”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她说，脸变得通红，“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不是吗？”皮埃尔咧着嘴，大笑起来，然后，他回到控制台前，“这可没意思。你应该用比特等级调整你的语言中枢，它们能消除很多双关语，否则有人会把你当做成年人的。”

“你做你的事，我会做好我的事，”她强调地说，“你可以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他交叉着双臂向后倾斜着，愁眉苦脸地看着屏幕。“现在，飞船将漂浮五百秒，然后进行航行中途的调整和降落前的减速燃烧。然后呢，将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飞船去掉包装，并且开始展开电缆轴。用那个测量面条吗？”

“啊哈。”安泊儿伸展着她的蝙蝠翅膀，回到半空中，她盯着窗户，感到满足却又无所事事，因为皮埃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她的日班。“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就叫醒我。”或许，她应该让他剥葡萄给她吃，或者给她的脚做做按摩，但是刚才，仅仅知道他是她的劳力就足以满足她的自尊了。看着皮埃尔的胳膊上那绷紧的肌肉，他脖颈的曲线，她想，也许他的确喜欢自己的这种耳语和傻笑，这都是些成熟女孩所追求的。



窗户像铜锣似的响了，皮埃尔咳嗽起来。“你有邮件，”他冷冰冰地说，“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这是，”一条消息充斥在对面的屏幕上，从右往左弯弯曲曲的手稿，就像她的那个公文上的东西（公文现在安全地存放在苏黎世的一个保险盒里）。她花了一些功夫来处理这些阿拉伯语语法，又用了一分钟理解消息的含义。当她弄明白时，开始大声而又不停地诅咒。

“妈妈，你这母狗！你为什么必须去，而且还做那样的事呢？”

公文是装在一个巨大的联邦快件箱里寄来的，上面写着安泊儿的名字。那天是她的生日，而妈妈在工作，她记得很清楚，好像这一切是一小时以前发生的。

她记得伸出手，用指甲磨擦送货员的写字夹板，和触摸带有她的DNA样品的微序列器时那种粗糙的感觉；后来，她想把里面的包裹拖出来。当她撕掉上面的标签时，箱子自动打开了，出来一个小型立体打印机，用老式的墨打印着字的半令（两三百张）纸，还有一只花斑猫，腰窝有个大大的@符号。那只猫跳出箱子，伸伸四肢，晃晃脑袋，怒视着她。“你就是安泊儿？”

“是的，”她害羞地说，“你是从俄奈蒂阿姨那里来的吗？”

“不，我是从该死的牙精灵那儿来的。”它弯下身子，用头撞她的膝盖，弄得她整个裙子都是它的臭腺味儿，“听着，厨房里有金枪鱼吗？”

“妈妈信不过海味，”安泊儿说，“她说那是外国的垃圾。今天我过生日，我告诉你了吗？”

“那么，祝你该死的生日快乐。”花斑猫打着呵欠，相当的逼真。“这是你爸爸送给你的礼物。这个畜生让我冬眠。你该听我的忠告，你会扔掉那个笨蛋。它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的。”

安泊儿高兴地拍着手，打断了花魔猫的抱怨。“那么，它是



什么呀？”她问道。“新发明？在阿姆斯特丹买的奇怪的新玩具？是枪，我用它射华莱士牧师？”

“不。啊……”花斑猫又打呵欠了，在地板上挨着立体打印机卷起了身子。“它是一种狡猾的商务模型，把你从你妈妈那儿赎出来。但是，你最好小心点，你爸爸说它的合法性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

“哇。我喜欢，多棒啊！”实际上，安泊儿很欣喜，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但是妈妈在工作，安泊儿独自在家，只有成年人伦理类型的电视节目与她做伴。到目前为止，事情每况愈下，因为妈妈发现俄奈蒂阿姨可能会寄给她的宗教（完全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爸爸计划好的圈套：要带她走。如果爸爸没有这样做，今晚妈妈就会带她去教堂了（如果安泊儿表现很好，华莱士牧师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的话，或许妈妈还能带她去一家经过美国国税局认定的餐馆）。

花斑猫朝打印机的方向努努嘴：“你不想试试吗？”安泊儿打开打印机上的盖子，撤去聚苯乙烯包装，插上电源。机器嗡嗡地响了起来，尾部喷出一股废气，打印机把成像头冷却到正常工作温度，同时也注册了她的主人身份。

“现在我干什么？”她问道。

“拿起标有‘自述文件’的那一页，按照说明去做，”花斑猫的嗓音无聊而单调。它向安泊儿眨眨眼睛，随后又装出一种很夸张的法国腔：“这个自述文件包含对装在盒子里面那个公文的使用说明。”花斑猫皱皱鼻子，好像要咬一只看不见的虫子，这是因为它看到了下面的话：“警告：不要听你爸爸的那只花斑猫的意见，它是只邪恶的畜生，你不能信任它。你妈妈在他们结婚时，给它注射了咪咪盐基。结束。”它生气地咕哝了一会儿：“该死、下贱的巴黎婊子，我要在她的内裤里小便，在她的浴盆里脱毛……”

“别那么卑鄙。”安泊儿把自述文件快速地浏览了一遍。据父



亲讲，公文有很大的魔力，而这一个，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都很奇异：在也门建立的有限公司，在伊斯兰教法和全球立法章程中钻空子。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即使你有一套个人网络，其中不乏聪明的化身，他们能自由使用有关国际贸易法的所有图书馆。可理解还是个薄弱环节。安泊儿发现这些文件相当令人费解。使她困扰的并不是因为有一半的内容是用阿拉伯语写的——那是她的语法处理器要解决的问题，甚至连许许多多的数学公式和大段大段不能完全理解的表处理语言都不是问题。使她困扰的是，公司好像认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拥有奴隶。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花斑猫，“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花斑猫打了个喷嚏，看上去很厌烦。“这并不是我的主意，长官。你爸爸这个人非常奇怪，你妈妈对他仍然怀恨在心是因为她还爱他。她有怪癖，你知道吗？如果她对你们俩去教堂做礼拜这些狗屁事儿认真的话，那么她在升华自己的心灵。你爸爸认为她是个控制狂。不管怎样，在你爸爸逃跑去找另一个人以后，她就通过法院给他下了一个禁令。但是，她忘了给他的伙伴也下个禁令，是她买的这包弯弯曲曲的东西，又寄给你的，明白吗？俄奈蒂的确是个婊子，但是你爸爸把她弄得服服帖帖。总之，他建立了这些公司，他发明了这个打印机——它不像你妈妈的那个，必须连接到中介机构——目的就是想让你合法地离开你妈妈。不知道你想不想这样做。”

安泊儿以极快的速度浏览着自述文件上有关动力学的大段文字——大部分都是些单调沉闷的 UMD 比图表，她在认真地记住计划的要点。也门是为数不多的实行传统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法律的国家之一，同时，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在耍着诡计。拥有奴隶是合法的，捏造的事实是，奴隶所有者对契约劳动者将来的劳动成果有控制权，要支付的利息涨得很快，不幸的受害者（即劳动者或者叫做奴隶）根本偿还不起——而公司是合法的实体。如果安